

一部黑白变奏曲
一门人生新哲学



薄 白 学

洞
灵
子
著

新疆人民出版社

薄白学

洞灵子 著

新疆人民出版社

薄 白 学
洞灵子 著

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邮政编码 830001)

河北省兴隆县印刷厂排版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2.5 印张 2 插页 200 千字

1998 年 10 月第 1 版 199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10 000

ISBN 7-228-04847-4/C·65 定价: 18.00 元

作者简介

洞灵子，原名曾垂富，男，汉族，1951年生于湖南洞口县。系清人曾国藩族人的后裔。本科文化，高级职称，曾任洞口一中教导主任、办公室主任，现任洞口县教学研究室研究员，从事外语工作。曾担任几本书的副主编及编写工作，在省、国家级刊物上发表过大量论文；爱好中文写作，除在报刊上发表的作品外，还著有《养怡经》、《人生导航》、《学海导航》、《高考致胜术》、《做官学》、《新世纪青年的真谛》等书。

内容简介

全书分上、下两部。

上部阐述薄白学的基本观点，分三藏。

一藏“天时”是全书之纲，它揭示了世界变幻的机理，为人们打开社会宝库提供了金钥匙。

二藏“地利”精辟地分析了社会环境对人的制约性，告诫人们在光怪陆离的生活中要拿定主见，不吃书生亏，是人们用之受益、益至无穷的实用哲学。

三藏“人和”则使人读了心情愉快，脱离烦恼，从而既能以平静的心情面对现实，又能以健康的心理去向社会索取，而获得高价值之功利，步入更充实、更美好之人生。

下部阐述薄白学的思想方法，也分三藏。

一藏“用世”讲述处世良方和做事策略，告诉人们出神入化地把握用世之法，求得自身与环境的协调，从而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中立于不败之地，高效益地向社会索取。其中《处世二十一策》、《二十一

味薄白方》乃稀世宝传,《测黑真言录》亦乃亘古未见之奇语,它叫你奇迹般地运用机智识人析事。

二藏“智取”传授了运用谋略向社会正当索取的各种有效方法,揭示了不利于进取的种种忌讳。其中一、二卷乃仕途通达之秘诀,堪称做官真谛。

三藏“慧通”告诉人们怎样谙悉世故,洞察世事,从而以健康的身心,正确的思想方法,飘怡的情怀向社会索取到人生真正宝贵的东西。

全书展现了作者历练人生的睿智,令人读后受益无穷、妙趣横生。

序

许彬生

手里捧着这部书稿，心里却飞来作者的前一部著作——《养怡经》。这部在全国产生轰动性影响，被社会誉为济世奇书的当代养心怡性的力作，为社会风气的净化做出了可喜的贡献。作者勤于披阅，博览群书，而又生性聪慧，善于思考，于人生中静观深思、探幽发微，每每指点古今，语惊四座，故能厚积薄发，为一家之言。出版界权威人士认为，该书“在从正面引导社会方面填补了一个空白”。

时隔一年，作者又捧出这部新作。从内容看，可以为《养怡经》的姐妹篇。所异者，乃本书在思想上更为完整，更为深刻。全书凡四十七卷，分上、下部。上部在与《厚黑学》的比较中阐述了薄白学说在世界观（即认识论）方面的特质。下部则从方法论方面阐明了薄白学说做人行事应取的良方。全书站在薄白学说的整体高度，运用社会学、政治学、历史学、心理学和比较学对薄白理论作了系统而详备的阐发。作者

汲取了传统文化的精华，又融合了现代社会观念，对佛教、道教、儒教、“厚黑教”进行了全方位的批判审视，从各个侧面论述了这样一个主题：人生愁苦，世间罪恶，皆源于“厚黑”；而取薄白学之以出世之精神积极入世之良策，则人心平和纯净、事业发达、社会兴盛。全书上下勾连，形成一个严密的整体；但各卷又是一篇独立完整的精采美文。不少篇章持论新奇、说古论今、褒人贬事、妙语迭出、震聋发聩。语言乃以“五四”式白话体出之，幽默机智，饶成佳趣，为艺术上一大特色。可以说，本书是一部较《养怡经》更难得、更富现实意义的又一奇书。

首先，它朴实直白地引导人们追求纯洁、美好、崇高的精神生活，现实实用，极合时宜，为第一难得。当今社会，商潮滚滚，人欲横流。思想界处于一种极活跃也极混乱的状态。现实生活里巧取豪夺、伪劣假冒、贪污贿赂、道德沦丧等腐败风气又往往得逞。由此，意识形态领域中的精神危机强烈地困惑着人们，困惑着社会。本书则从正面劝谕引导人们摒弃“厚黑”，奉行“薄白”，以“大胆利己但不损人、积极进取但不强为”的精神入世，这对于热衷于追名逐利、营营戚戚的众生，无疑是一副极为适时的清醒剂；具有不可估量的现实意义；对于社会的长治久安有着深远的意义。

其次,它教给人们以处世临事、驾驭心理的诸多生活技巧,亦极合时宜,为第二难得。现代生活的快节奏和多变复杂,使人们的负性心理也日趋多变复杂。而这些负性心理又将人们引入种种生活误区(包括心理误区),带来种种心理的、社会的、精神的、物质的负效应。本书以“薄白理论”为指导,讲授了种种处世良方。这对于引导人们适应社会生活、取得理想的用世效果,有着重要的指导价值。

其三,全书通过其独家风格的表述方式,潜移默化地对人的思维进行了一种科学严密的逻辑训练,给人启迪,使人聪明,为第三难得。可以说,阅读此书的过程,是一个全方位训练自己思维的过程。读完此书,你会发现自己在思维的严密、敏捷、活跃以及思维方式的更新等方面均有了一个明显的提高。而这种严密、敏捷、活跃、新颖的思维,正是新世纪的生活者所必需的。

作为作者的好友,在《薄白学》付梓之际,不能不感到由衷高兴。聊谈几句,以表内心的钦佩之情,算作这部奇书的序言罢。

一九九六年九月于湖南洞口

(许彬生系中国教育写作学会会员、《七彩虹》杂志编辑。)

自序

——《薄白学》与《厚黑学》

话说清朝光绪五年，蜀川成都生出一个怪人，取名李世阶。此人幼读儒书，信从孔子，乃自名宗儒。谁知其乃思想界慧星降世，读书偏要穷理，二十五岁时，思想大变，于儒教颇不满意，于他教更感不足；心想宗法他人，孰若宗法自己，遂易名宗吾。这李宗吾聪颖过人，才气横溢，喜老子，类子由，师东坡，故豪迈沉静兼存一身，为人仰慕；未及而立，就已官至国民政府要职、四川大学教授，其为人刚正，好立异说；言行虽不虚妄，却每每立意惊世骇俗，人见怪诞。身为达官显人，却极不“安分”，于“官事”颇无兴趣，偏要去遍检诸子百家，读破二十四史，悟通一个脑袋，期望寻得历史之真谛。“慧星”果然智慧，宗吾终于发现：政治场中之“有作为者”，莫不乃厚颜与黑心者。尔后更是彻悟：人间万象莫不如此。为了揭露、鞭笞旧政治之黑暗、官场之弊病、世人之劣性，于1917年写成了惊世奇书——《厚黑学》，露尽官场实情，说尽

人间真话。谁知通篇真言却招来无端忌恨和攻击，“慧星”终于丢官去职，落得卖墨谋生，嫉愤生活使一代思想巨星于民国三十三年返归天堂，时年六十五岁。天界君臣念其刚正清贫，遂按其本意封其为厚黑教主。

教主作《厚黑学》之初衷，旨在以其独家风格之杂文，揭露人间丑恶，针砭官场弊病，匡扶社会正气，唤起恶人之善心，引起世人之警惕，后发愚人之觉悟。殊不料后人却大有人从正面研究其“厚黑”、学习其“厚黑”、行使其“厚黑”、滥用其“厚黑”；于是乎，苦杀了那未厚未黑之人和不及别人厚黑之人。那《厚黑学》奇书恰似泼上腐朽劣火之汽油，促使烈焰万丈，焰尖上冒出股股乌烟，放出阵阵瘴气，人间天空于是备受污染；即使那行使厚黑之人，亦自受其害。李宗师于九天之上，痛心疾首，泪洒人间，当即昏倒在地。

却说李宗师气攻于心，卧病数十载未起。一日稍安，见东方薄薄然一道白光竟至榻前，遂强睁慧眼顺光遥望，只见一学究，面对那熊熊烈火，皱眉顿足之际，竟用两袖清风去扑火。宗师知其有扑火之志却无灭火之功，乃用右手中、食二指发出厚厚然一道黑光，化作紫带，将其引至榻前，耳语数日，密授机宜。这学究原乃一学府之介官，自宗师处归即辞“官”闭门，照宗师之吩咐，作出济世奇书——《薄白学》，告

诫世人如何以巧妙但却正当之手段向社会进行最有效之索取,以期芸芸世人,父以教子,兄以教弟,姊以教妹,师以教徒,长官以教僚尉……世界各国,人不分男女,地不分南北,共信共行,互勉互励,勿枉勿纵;乃根绝上文所述之厚黑节目,此所谓“薄”者,乃是教人薄去乱情杂欲,排除一切负担和心理之干扰,去取得自己所能取得的最高价值。“白”者,则是指取之手段要巧妙、正当、清白。其“巧妙”者,指要取得轻松愉快、事半功倍,以一分力取十分利;其“正当”者,指利己而不损人;其“清白”者,指要取得人心,要索取得令人心悦诚服,取得之却无隐患,凡取得者皆能成为万年根基。因宗师授语时用语乃半文半白之体,学究不敢直违,故见诸于世之《薄白学》文字亦文白夹杂,酷似那“五四”式白话体。李宗师早已虑及于此,嘱学究代向世人道歉,恭请笑而谅之。并顺便提及一事:原《厚黑学》第五部《厚黑教主传》第十八章所提之《薄白学》与本《薄白学》毫无相关之处,彼《薄白学》乃是有人为了对抗《厚黑学》而作,而本《薄白学》乃是为了解除世人对《厚黑学》之误解而作。二者不可同日而语,万勿淆之。

再说公元一九六三年九月十九日卯时,甘肃天祝县周家窑降生一位才子武盟乾。武才子自幼好学笃思、才思过人。他仔细研究了《厚黑学》,得其真谛,

且有发展，年仅廿几，就著成另一奇书《有无学》。此《有无学》是从《厚黑学》的背面谈厚黑，故又名《反厚黑学》。此书妙语连珠，字字真言，句句深邃。然却有“薄白鄙及厚黑，《薄白学》岂是《厚黑学》之对手”一句，学究不敢苟同。一来学究认为其关系非对抗之关系，在“取”之目的方面实乃一致者也，唯方法有异而已，不存在“对手”之问题。二因在方法之妙用上，《厚黑学》实非《薄白学》之对手。因厚黑为硬，薄白为软；厚黑性刚，薄白性柔；厚黑属火，薄白属水；厚黑主阳，薄白主阴；然自古软必制硬，柔则克刚，水能灭火，阴总胜阳。于是以薄制厚，以白克黑，以静待动，薄教则无为而无不为矣。

被世人曲解后之厚教乃只讲利害、不讲是非之教，薄教则乃既讲利害、又讲是非之教，故薄白学与厚黑学有一同两异。在人“要利己、要索取”这一点上是相同的。但厚教主张“不择手段”，薄教则主张“巧择手段”；厚教实际做法是损人利己，薄教主张在不损人之基础上利己；厚教从斜道取，薄教从正道取；厚教以攻而取，薄教以守而取。此乃其取法上之不同。“损人者，人必损之”，玩弄厚黑者往往得到玩火自焚之结局；而薄教因不损人，人亦无其损，故取得者反而大于远于高于稳于厚教之取得者，此乃其结果之不同。事实上厚、薄二教取法各异。攻而取者，

露面短暂；守而取者，隐而长久。露者，浅而损；隐者，深而固。攻取者，浮利也；守取者，根基也。急攻易损，稳守基牢。薄教失其近利却得远利，厚教得其近利却失远利。薄教失却小利得其大利，厚教得其小利却失大利。宗“厚黑”者，取浮利，祸伏，久必不得宁，尤甚者殃及子孙；宗“薄白”者，守根基，福伏，久必得其本，尤甚者荫及子孙。故急功近利者取攻法，倚厚黑，小才也；稳健为业者取守法，倚薄白，大才也。

薄教问世不久，便有一道《厚黑鄙及薄白》的歌谣首先从湖南洞口传开：

要想不吃亏，
必读《薄白》与《厚黑》。

学会厚黑不吃眼前亏，
但种下祸根后来要吃亏，

或自己不吃亏而让子孙吃亏；
学会薄白可能会吃眼前亏，

但留下福根久后不吃亏，
自己长远不吃亏也不让子孙吃亏。

为了眼前不吃亏，
赶快学《厚黑》；

为了日后不吃亏，
赶快学《薄白》。

为人不可不学《厚黑》与《薄白》，亦不可只学《薄白》不学《厚黑》，更不可只学《厚黑》不学《薄白》。不可不正学《薄白》反学《厚黑》，更不可反学《薄白》正学《厚黑》。

最后还有一点可证明武才子“薄不敌厚”之断言太“武断”；李宗师本人创立厚黑教，对其研究不谓不深不透，对其运用不谓不炉火纯青，却为何丢官去职，无归家之路费，不得不卖墨为生，最后忧愤而逝？厚学之失败首先见诸宗师本人，而薄学之成功则可见诸孔、庄、老之留名，陶、肖、张之长寿。至于江南名对“屡施厚黑终自焚，多行不义必自毙”，因历史事实多得人人可见，而不提罢。

黑白二学本属一体，相辅相成，相促相进，相颠相倒。黑依存于白，白依存于黑；无黑不成白，无白不成黑；黑中有白，白中有黑。本质为白，现象为黑；本质为黑，现象为白。辩证法曰：“黑板既是黑的，又是白的”，此然也。皆因那白光，是由七分解色合成。物体所显何色，皆因其所吸光色不同。吸进于体之色显不出来，吸不进之色即为其表现色。如树叶吸了六色，唯绿色不吸收，于是人们所见树叶为绿。今黑板吸尽所有白光，人们所见当然为黑色；而存在于黑板

内之本色实乃白色，故黑板本体所存之色乃白色者也，所以“黑板是黑的”乃人们所见之现象，“黑板是白的”乃其体内所存之本质。由此可见，在本质和现象之间，多有颠倒黑白之处。今《薄白学》之旨乃是为了向社会取得更深、更远、更大、更稳、更根、更本之利益，就其用心和动机而言，岂非更厚更黑？而《厚黑学》所取者乃眼前之近利，况有埋下祸根之副作用，就其手段方法而言，岂非太薄太白？

大凡世间事有两大类：一类是用来说的，一类是用来说的。用来说的是做不得的，用来做的是说不得的。如那厚黑事，大家默默地做了几千年，心照不宣，谁也不说，相安无事。宗师不知此理，一说就倒了霉。唯《薄白学》是说也说得，做也做得的。说不会为人指，做不会使谁亏。

薄白学博大精深，然囊其要旨，无外乎四：其一，人生要讲求功利、要利己、要进取；其二，要高效索取就要排除各种负性心理之干扰；其三，怎样排除负性心理之干扰；其四，索取要巧择手段，要正当清白。

薄白学有如此高明而又实在之宗旨，以其为革命治国之善策也。夫治国虽有国法，国法之外还须有社会伦理道德与之配合，相生相辅，才能安得天下。春秋战国时，百家争鸣，百家治国，治来治去，天下混

乱不堪；国家强大之后，只剩下了孔儒一家，于是，天下归一。儒家治国后，尽管波波杂杂、合合分分、兴兴衰衰，然一统江山总算维系了两千余年。此中间不乏想推翻儒教者，然终未能动其基石。儒教之伟大与否，教主不便作论。然其之存在，则乃其应该存在之佐证；其治天下两千多年之事实，亦乃其能够治天下两千多年之佐证。至“五四”欧风东来，摧垮了“孔家店”，马学取代了孔学，成为治国之策凡七十余年。中间厚教几度潜起默兴，但终未形成气候。厚教乃是做得出手但讲不出口，进得场面但上不得桌面之教；故国人虽然身体力行，但精神上终乃空虚。且这力行之结果，乃腐败丛生。于是大家一边在做却又一边讨厌。此种矛盾心理使国人又产生了新的彷徨，并于彷徨之中寻求精神寄托。然大家于迷惘中一面回头重新留恋孔儒之倡导，一面却还舍不得丢弃厚教之手法。在大家处于两头为难之际，薄教从中应运而生。它吸取了厚家之追求，却采纳了儒家之手法；既有利于个人之发展，亦有利于社会之长治久安。故能为上下左右所接受，具备了作为治国之策之条件。

追溯历史，薄学远未兴起，薄界已崛巨星。首推者乃蜀汉丞相诸葛亮。其六出祁山，明知不可为而为之。此进取之心，堪为薄教典范；其巧取之手法，每妙不可言。故其亦为世人视为智慧之化身，然其一生